

前言

自梳女，即将消逝的故事

2015年3月，网传一段视频显示，一个被称为“自梳女”的群体，她们将头发挽髻梳起，以示终身不嫁。我很清楚，这是指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她们如今就生活在南中国的广东。5年前，我去探究过岭南珠江三角洲这一古老而奇特的女性群体。

蓦然间，这段网传视频触动了我一个念头：我不应该只停留在5年前粗浅的探究。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岭南而又对女性命题的思考和研究有所侧重的写作者，我有责任抢在最后一批自梳女逐渐凋零之前，对昔日珠三角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以及对这组独特的近代中国女性进行细致梳理，系统剖析，以还原这一独特群体的生存状态、不低头命运的精神特质以及她们为珠三角20世纪中后期的发展所奠定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积淀。

没有纠结，没有犹豫。主意一定，立马联系佛山市顺德区妇联。

果不其然，顺德区妇联的同志直言相告：“要赶快来，越快越好。这是在抢抓历史文化遗产。上个月，96岁的十二姑也走了，没剩几个啦。”

仅存的自梳女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几乎不假思索，旋即，我约请《中国妇女报》驻广东记者站站长、我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学妹林志文组成课题小组，一起再度走进珠三角宁静的水乡背后那深沉古老的历史和故事。



作者到顺德“冰玉堂”探访自梳女时，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

所谓再度，是因为5年前的初次探究，我们都有着共同的感喟和萦绕心头经久不散的特殊印记。

一个多世纪前，珠三角那河涌萦绕、蕉林遍野、桑基鱼塘满目的古老水乡，孕育着古老的民风，也孕育着惊世骇俗的自梳女的故事。当年，那些从钟灵毓秀的水乡深处款款走出的妙龄少女，面对大多数女性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唯唯诺诺、逆来顺受、附庸一生的景况，为追求身心自由与人格独立，勇敢地解下缠绕身上的礼教绞索，自己梳起发髻终身不嫁。依今日观点看来，当年那些晨出暮归、采桑养蚕、不守困自封的乡村女孩，那些挽发素装、乌衣木屐、不仰人鼻息的缁丝女工那些不低头命运、在看似寻常实则决绝的自梳生涯中坚韧若磐笑对沧桑的奇女子，真乃中国率先觉醒的女性群体。据载，作为这一独特风俗最重要发源地的顺德，一直拥有数量庞大的自梳女。20世纪30年代，顺德有女性40万，自梳女就超万人，这在当时颇为少见。都说，女人的一生都在渴望爱情，女人是为了感情活着的。可当时的荒谬和社会的不公让女人获得人格独立要以牺牲人伦幸福为代价的时候，她们不得不将勃发的青春激情掩藏起来，而去选择无夫可依的命运独旅。

从这个角度讲，似乎可以说，自梳女的历史是一卷凄婉的历史！

5年前的那个秋日，我们就是带着对自梳女这些最初的认识，来到坐落在顺德均安沙头管理区的自梳女安老院冰玉堂。

古意盎然的冰玉堂，弥漫着岁月留下的印痕和南洋风格的落寞，给人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笼罩着一丝神秘。这是当年漂洋过海到南洋打工的自梳女们念乡怀土、怅望落叶归根而用血汗钱兴建的，取名



2010年10月，作者莲子（后排右10）陪同省政协副主席、省妇联主席温兰子（前排左6）到冰玉堂探访姑太们

冰玉堂，意谓超然尘世，冰清玉洁。这里曾居住过数十名自梳女。只有在这里，心静如水涟漪不生的姐妹们才得以躲避世俗的眼光，寻觅到心灵最自由独特的空间。当她们玉殒香消、魂飘天国之后，冰玉堂的侧房便成为步尘而至的姐妹们焚香喃喃，祈祷她们在天国自如寻觅到心灵最后归宿的独特天地。同时，冰玉堂又是那些静静地度过青葱岁月的自梳女聊天相聚的场所。岁月写下苍老。如今，她们年已耄耋，发缕已白，多与家人同住，隔三岔五，就到冰玉堂围桌闲话，或打牌、看报纸，或在穿透尘嚣慵懒的夕阳下，慢悠悠地呷着香味满口的新加坡咖啡，淡泊悠闲地度过她们独特的晚年岁月。每逢七月初七等传统节日，有些甚至还从新加坡、马来西亚赶回来。虽然她们年华渐瘦，渐老，能回来聚首的姐妹已越来越少，但还是默默地坚持下来，为的是能够与心灵结伴唇齿相依的姐妹们把盏共话，抚摸往事，细说当年。聚也依依，散也依依。有时，她们也会细细地抚摸着墙上那些落满岁

月尘埃的老照片，在悠长的回想中絮絮叨叨地说着梦呓般的无限心绪，也不忘点上一炷清香，在袅袅烛香中寄托后人不绝如缕的幽思。

记得那次，端详着冰玉堂里昔日那些乌发素衣、端庄秀雅，笑容里透着沉静与笃定的自梳女的合影，置身没有爱恨纠葛的老姑太们敞开心扉的欢声笑语中，我想起影片《霸王别姬》中戏班主的一句谶言：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我觉着，这句谶言对敢于叛逆、素心自怡、沿着自己选择的路义无反顾地走过一生的自梳女来说，再恰当不过。不错，人生的路归根结底靠自己走，仰人鼻息终究要受制于人。做人身上的衣服迟早要被扔掉，而有独立人格的人才能让心灵站立。

由此我又联想到当今社会。谁都清楚，新旧思想的交替和碰撞使男人对女人的要求常常在自相矛盾，一方面希望女人自尊自爱，抬头走路；一方面又希望女人是“花瓶”“月亮”“依人的小鸟”。可即便这样，女人穷一生的心血也难保不被婚姻戏弄，难保感情的绿野不会荒芜。女人从此陷入困境，伤痕累累、血迹斑斑的背后更多的是失守自己。幸好，在无硝烟的战火中厮杀拼搏之后，她们懂得了：人生，就是要在荆棘丛中杀出一条自己的生路。至深至切的伤痛过后舐血重生，她们变得厚重深沉，气定神闲了。因此，纵使含悲带泪身心布满鞭痕，依然追求生命的质量，纵使命运对她们不公，依然崇尚活着就是最好。她们学会坦然地承受没有和弦的吟唱，因为想通了人生本无常，何必徒悲伤；学会在无奈和失落中寻求美丽，因为明白了每一种人生体验都是一笔财富；学会在生命的酸咸苦辣中咀嚼出缕缕甘甜，因为终于了悟唯有如此，才能获得更加成熟而完整的生命。

生活不是戏，而是严峻的现实。看过《霸王别姬》的人都知道，

影片中的程蝶衣过于迷恋理想化的人生，世道就越跟他过不去。他经历劫，大彻大悟：制度与物质并不能让他获得解放，使他解放的力量在于人类自身。人，的确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既是一道古老的人类母题，又是一条严谨的人生哲学命题。

生命之舟属于自己，不要把船桨交给别人。世人读任何一个自梳女的人生故事，之所以没有泫然欲泣，正是因为那些在人类婚姻史和民俗史上具有活化石意义的自梳女群体，其精神特质和可贵风格折射出了这样的生活哲理。

岁月匆匆，5 年时光一晃而过。

2015 年初夏的一个午后，当我再度来到古朴简约中透着浓重沧桑感的冰玉堂时，我注意到，5 年的光阴让这里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喜有忧：喜的是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自梳女这一昔日独特的社会群体越来越重视，竭尽全力，把冰玉堂两侧原本阒寂的阁楼打造成了博物馆，里面陈设着大量原本深藏于自梳女家中的珍贵图片和各种资料、物件，让尘封已久的历史展示出感人的细节和引人注目的片段。具有可贵风骨的老姑太们也越来越多得到人们的关爱与真诚礼赞；忧的是我看到 5 年前拄着拐杖行走的老姑太如今只能坐轮椅了，能相约相聚来到冰玉堂的姑太也越来越少。我甚至看到在冰玉堂侧房的神龛上，已亡人的灵牌密密麻麻，越来越多。长生牌上盖着红纸的寥寥无几。我细数了一下，只剩 16 个长生牌用红纸盖着。一旦谁故去了，谁牌上的红纸就会被撕掉，成为黑色的灵牌，以供后人祭奠。我知道，在健在的这 16 个姑太中，最年长的已是 102 岁，其余都已八九十岁以上。我不敢想象，再过几年，当我再度来到静穆的冰玉堂，还有没

有幸存的姑太能笑对沧桑，与我们对话？

同样，在广东肇庆、东莞和佛山西樵山下的古建筑里，也有着为数不多的最后一代自梳女守着沉默的往事，伴着青灯檀香、黄卷佛经在安度余生。她们都垂垂老矣，随时都可能倏忽而逝。因此，我被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催逼着，和课题助手一起，与时间赛跑，夜以继日，竭力劳作，穿越在日渐剥落的时光隧道里，为镌刻厚重历史的中国最后一批自梳女书写即将消逝的故事。这些普通不过的人，这些静静流淌的命运，携着不容抗拒的气息将我卷入其中，纠结缠绕，无边无际。或许，我们对自梳女的心灵历程还勾勒得不够完整；或许，我们对这一独特社会现象的历史、文化内涵还缺乏更为深入的大量考证和研究，但抢抓一种穿越时光的文化记忆，完成对自梳女远去的足声及其人文精神的探知和原始记录这两点，我想，我们是做到了。

莲子

2015年6月28日



为接受采访，姑太们特地重聚“冰玉堂”



2015年初夏，作者（前排中及后排左三）再度探访顺德“冰玉堂”自梳女



上 篇

寻访最后的自梳女

生命之舟属于自己，不要把船桨交给别人。世人读任何一个自梳女的人生故事，之所以没有泫然欲泣，正是因为那些在人类婚姻史和民俗史上具有活化石意义的自梳女群体，其精神特质和可贵风格折射出了这样的生活哲理。

欧阳焕燕： 她带大了李光耀的儿女

夏日的午后，沿着静谧悠长的小巷，穿过一幢幢风格各异、错落有致的村屋，笔者来到顺德均安镇仓门西溪坊一幢两层高的白色村屋前。房子在斑驳的阳光照射下，乍看与一般的农村自建房并无二致，不同的是，这显得有些寂寥的庭院深处，住着一位不太为外界所知的“名人”。

房屋的主人名叫欧阳焕燕，年已 97 岁高龄，是位自梳女。她大半辈子闯荡南洋，年轻时曾先后在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嘉庚、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家当女佣，其中在李家的时间长达 40 多年，不仅见证李光耀从普通律师到新加坡总理的历程，也照看李光耀 3 个子女长大成人，可谓阅尽繁华，见惯世面，如今叶落归根回归故里，心归平淡，

后辈尊称她为“燕姑太”。

燕姑太是顺德自梳女中人生最为辉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位。

那个宁静的午后，知道笔者前来探访，燕姑太早早梳洗一新，换好衣裳，安详地靠在院子里的藤椅上静静等候，一如年轻时的干净利落，神色淡定。幽静的院落里，有鸟儿轻盈地游戏于花前树下，生怕惊扰了这里的主人。这般光景让我们不由得减敛浮躁，脚步放轻。燕姑太年事已高，听力未免稍差，我们需要抬高声调，才能和她沟通。稍致寒暄，我们便直奔主题。同行的均安镇农业和社会工作局负责统侨工作的副局长陈淑莹因常来探访，和燕姑太很熟络，不时趴在她耳朵边上为我们当传声筒兼“翻译”，这让我们采访起来方便了许多。

我们围坐在燕姑太身旁，心中弥漫着一种不绝如缕的、穿越岁月的遥想，静静地听她从容不迫地讲述一生中堪称传奇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姐妹三人都梳起发髻，终身不嫁。她们结伴下南洋，成为新加坡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的家佣。2015年，陈嘉庚的长孙千里迢迢来到广东顺德，探望年近百岁的她。

一个多世纪前，珠江三角洲一带由于桑蚕养殖业的蓬勃发展，许多女工在经济上越来越独立，不少未婚女子追求身心自由与人格独立，纷纷自己梳起发髻，以示终身不嫁，称为“自梳女”。据载，作为这一独特风俗最重要发源地的顺德，一直拥有数量庞大的自梳

女。20 世纪 30 年代的顺德，女性共 40 万人，其中自梳女就超万人。她们大多从事种桑养蚕、缫丝煮茧、入厂打工、充当佣人等艰辛工作，赚钱养家。生于 1918 年的顺德均安镇仓门的欧阳焕燕就是这庞大群体中的一员。

1932 年，14 岁的欧阳焕燕和她的姐姐也先后离开家乡下南洋，并决心不嫁成为自梳女。欧阳焕

燕说：“父亲早逝，我家很穷，母亲要抚养 3 个儿子和 3 个女儿。我们离家，母亲就当是少生了 3 个女儿……”

千里迢迢下南洋，仅坐船就需要好几天时间，路途之艰辛可想而知。因此，很多自梳女都是由“水客”或者亲戚、姐妹带路出去，抵达后一般暂住在姐妹处，由亲戚或姐妹帮忙介绍打工的人家。欧阳焕燕 14 岁那年，也是由村中专门做这行的“水客”带出去的。

初到新加坡人生地不熟，刚好大姐欧阳焕崧当时在爱国华侨陈嘉庚家做佣人。手脚麻利、谨言慎行的欧阳焕燕经人介绍也跟着来到陈家做事。刚进到陈家时，她只顾埋头干活，并不晓得这位和善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新加坡华侨领袖，更不晓得他的抗日壮举。



欧阳焕燕自梳女与家人合影

“我在陈嘉庚家里干活，一直工作了9年。因为日军侵略新加坡，陈家要回重庆，想带我一起走，但我大姐没有同意。”欧阳焕燕回忆说。陈家人临行互道珍重，依依而别，并请她们姐妹俩代为看好家中小姐。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姐妹俩历尽艰辛，没有辜负老东家的托付，没有疏忽对主人家小姐的照顾。“战争结束后，陈家回到新加坡，陈太太坐着三轮车到处找我们。陈太太当时不知道，我们已经将照看得漂漂亮亮的小姐送到陈家的亲家手中了。”

静静地听燕姑太回忆起那段往事，那么遥远，却又仿若历历在目。那一刻，时间仿佛蓦然停滞，让我们可以收敛起所有的遥想，去凝望和体味满世间的山高水长。

“陈太太见到我们后，感激涕零，请求我们再回到陈家做事，她说早把我们姐妹当成亲女儿一样看待。但那时候我已经到陈嘉庚隔壁的李家当工人，只能谢绝了。”原来，一天晚上，欧阳焕燕带着陈家小姐到外面乘凉散步时，遇到隔壁的李家老爷和太太。李家夫妇觉得这女孩不仅能干，而且在战乱中还能对雇主如此忠诚，难能可贵。于是，就邀请欧阳焕燕去自己家里做工。

尽管没能再续主仆情缘，陈家后人对欧阳焕崧、欧阳焕燕姐妹俩一直非常牵挂，时有联系。2015年，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还曾亲自到顺德探望欧阳焕崧、欧阳焕燕两位老姐妹。陈淑莹向我们展示了几张当时拍摄的陈家后人和欧阳焕崧姐妹在一起的照片，亲热之情溢于言表。今年，陈家小姐还托人给燕姑太送来一封信和照片，这封英文信写道：“亲爱的阿燕，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对您曾经悉心照顾我表示感谢。我的长辈曾经很有信心、很信任地把我交给



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到顺德均安探望欧阳焕焄、欧阳焕燕两姐妹

您照顾，就表明了您是个值得信任的好人。如果我身体好一些的话，我会去看望您，亲自给您道谢。也希望您身体健康、长寿及幸福！”感激、怀念之情，跃动于字里行间，让人唏嘘不已。

类似这样的情节、故事和情感，笔者在走访自梳女群体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听到，表面看是主仆情深，实则体现了自梳女虽普通卑微，但具有勤劳善良坚韧豁达的品性，体现了她们的人格魅力。平凡的岗位不平凡的人生，她们一辈子都缓慢而耐心地跟着自己的人生在走。她们用自己不动声色的生命刻痕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赢得了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她见证了李光耀夫妇的婚礼，带大他们的儿女，与李家情同家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外留学期间，还给她寄来生活照。她一直视若珍宝，细心珍藏。

欧阳焕燕所说的李家，正是后来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的旧居。欧阳焕燕初到李家时，李光耀正在英国剑桥大学攻读法律。

李光耀家族祖籍广东客家，自其曾祖父开始定居新加坡，祖父李云龙是当时新加坡知名商人，在当地颇具声望。他对李光耀影响最深，期望最大。李光耀也不负所望，学业优秀。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光耀的心目中，母亲穷尽一生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这很伟大。1939年，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成绩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并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阻断了李光耀的求学路。一直到日本投降后，李光耀几经周折终于再次考上剑桥大学。

1950年6月，李光耀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两个月之后返回新加坡，不久就与他在剑桥大学的同学柯玉芝举行婚礼。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李光耀夫人柯玉芝也是一位奇女子，其父亲是华侨银行的总经理，她于1936年在新加坡美以美女子中学就读，后进入莱佛士书院，是这所男子院校的唯一女生。1948年，她拿到奖学金前往英国剑桥大学格顿学院深造，1949年6月荣获法律系一等荣誉学位，是当时亚洲首名考获一等荣誉学位的女性。留学英国期间，热恋中的李光耀和柯玉芝在没有通知双方家长的情况下，在当地注册结婚，回到新加坡后才正式举办婚礼。当时欧阳焕燕已经在李家打



欧阳焕燕姑太接受作者（左一、右一）采访

工一段日子，至今仍然记得李光耀夫妻结婚时的情形。她回忆说，他们的婚礼很简朴，就在自家的花园里办，没什么大阵仗，没有摆酒，只是请亲戚吃了顿饭而已，一点也不奢华。

在李家期间，欧阳焕燕的活儿虽多，但不辛苦。虽为佣人，却得到主人家的尊重，视同家人。工资从初时的十几元涨到后来的几百元，这些，都让她心无旁骛地在李家一待就是 40 多年。真可谓忠心耿耿，从无二心。

欧阳焕燕回忆说，李家虽然庭院颇大，但装修简单，甚至可以说有点陈旧。李家的工人不多，连她在内，一个帮忙带孩子，一个做饭，另外一个搞卫生。欧阳焕燕从洗衣、买东西等杂务活做起，直到李光耀结婚生了孩子，才帮手照顾他子女的生活起居。欧阳焕燕说，当时也不觉得辛苦，而且收入也不错。“以前 3 分钱就可以买一斤猪肉，2 分钱就能买一大碗云吞面，一人一个月生活费只需 3